

序言



特朗普这四年

“四年之前，我作为一个真正的圈外人赢得了总统选举、来到华盛顿。我并未沦为一个政客，反而我是一位建设者，我放眼开阔的天际线、想象着无限的可能性。我竞选总统，是因为我深知美国正在树立起无法估量的新高峰，我深知只要以‘美国优先’为原则，我们国家的潜力就无可限量。”2021年1月19日，白宫官网上推出了美国第45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的告别演讲。虽然难免连带出一些对新政府的所谓祝福，但将近20分钟的演讲通篇都在刻意回避提及新当选总统乔·拜登（Joe Biden）的名字，其更多的言辞还是在标榜自身执政四年的“功业”与“成绩”，彰显其“美国优先”的所谓正确性。

次日，拜登宣誓就职，正式宣告了特朗普政府的结束。不过，依然无法接受选举结果的特朗普并未出现在典礼现场。这是美国有史以来第四次出现离任总统缺席接任总统典礼的情形，而上一次在国会山前上演如此矛盾公开化的尴尬一幕还是在152年之前。其时的1869年，即将离任的安德鲁·约翰逊（Andrew Johnson）与当选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Ulysses Grant）素有不睦，甚至都不能忍受同乘一辆马车。抛开私怨，在不同政见刚刚引发过内战的大背景下，一个民主党人不出席共和党人的就职典礼，似乎并不太脱离当时的历史氛围。对比而言，特朗普与拜登因大选对决而不具备任何良好的私人互动，同样严峻的还是如今美国极度党争极化的现实。

当然，特朗普所导致的带有消极色彩的“刷新历史”远非仅限于此。2019年12月18日，民主党主导的国会众议院通过动议、发起对特朗普的弹劾，让特朗普成为了第三位遭遇弹劾的美国总统。不过，“第三位”显然无法让民主党“满意”，就在一年多之后的2021年1月13日，也就是

特朗普即将离任的最后一周，民主党又一次主导国会众议院通过动议、弹劾特朗普，进而导致特朗普成为了美国历史上首位被弹劾两次的总统，也是首位在离开白宫之后还要面对弹劾审判的前任总统。令人玩味的是，在特朗普之前，被弹劾过的总统竟然也包括同样拒绝参加继任者就职典礼的那位安德鲁·约翰逊。如此反复的重叠关联，持续加深着人们的“历史重演”之感，特朗普治下的美国难道已犹如约翰逊时代的美国？或者说，当前的美国已是一个分裂到战争边缘、急需重建的美国？

显而易见，如今美国所面对的问题完全不能与十九世纪中期同日而语。虽然按照凯斯·珀尔（Keith Poole）和霍华德·罗森索尔（Howard Rosenthal）建立的衡量国会两党议员政治立场的数据，如今美国的政治极化已达到并超过了南北战争前后的水平，即当前美国所存在的政治分歧如果以政党划界的话比当年内战之前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即便如此，甚至很多论述也在越来越认真地讨论着这种可能性，但当前的美国并未且也几乎不会再次出现公开高烈度对抗的内战，而只是以两党政治恶斗、族裔持续撕裂、身份认同激烈对峙为表现的所谓“冷内战”。究其内在原因非常复杂，比如与当时两种经济模式、发展道路以及政治见解具有更为对抗性的鲜明地缘分布不同，如今两党力量的分布是完全嵌套的，进而难以成为地域意义上的对峙与争斗；又如与当年政治经济精英的彻底分裂不同，如今掌控美国的精英仍然具有跨党的、甚至是两面下注的一致性，进而不具备非要通过高烈度战争的方式来解决的生死分歧；再如不同于当年因涉及到奴隶制存废而具有的一定革命性，当前美国的认同危机之复杂并不是一场旗帜鲜明的革命或战争可以完全解决的。

从本质上看，南北战争要解决的问题是一个新生国家自身的发展方向，而如今美国所面对的问题显然更为复合，不但包括着未来的发展方向，涉及到了其内部的新的国家或国民认同，以及其在经济全球化的新的国际舞台上更为符合自身利益的角色调整。更复杂的问题、更多重的挑战，乃至更复合的危机，都是难以通过一场战争化解掉的。同时，从美国以往的历史经验看，新一轮重大的科技变革将为其解决当前问题提供关键动力，但到目前为止仍需要等待足以给人类社会带来天翻地覆变化的科技突破与应用。在这种情况下，现有的美国政治体系能够产生的所谓改变或“解决

方案”就是在原本政治环境或生态中推出能够所谓回应当前问题、给人感觉能够给予解决的政治人物的渐进方式。于是，白宫才迎来了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和特朗普的先后光临。

相比而言，奥巴马代表着民主党长期追求的族裔变革，资浅代表着对传统政治的不满，但其非洲裔的身份却足以承接民主党建制派的“政治审美”。平衡的奥巴马直面美国的问题，承诺给予在美国建制派游戏规则内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完成了如“奥巴马医改”等民主党的某些长期夙愿，但却并未在经济或族裔意义上解决问题，甚至其自身的存在反而刺激了以族裔为显性表现、以利益为隐性驱动的身份认同危机。面对着奥巴马带来的更大失望，与奥巴马不同，特朗普崛起的一个起点就是，他不认为现有建制派规则或体系能够提供解决方案。特朗普并不立身于共和党的传统，但却以所谓“美国优先”的“本土主义”而足以为共和党营造出新的“获胜联盟”，从而彻底开启了对共和党的改造。特朗普执政的四年为当前美国提供的“解决方案”是完全改变现状的，更多的是让美国回到过去，对内回到“白人至上”的传统文化与秩序，对外回到独善其身、自我保全的传统且正常的国家角色。或者说，在美国历史上不同时期出现过的各种极端保守思潮或政治倾向交错叠加，最终不同程度上地展现于、集中在特朗普身上，而特朗普通过执政、通过内外政策展现出了这些当今世界并不多见的美国的面貌。

特朗普执政的四年，让世界看到了一种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对美国政治制度的“解读”及其导致的前所未有的政治乱象；特朗普执政的四年，让世界看到了一个完全不同以往的对美国力量的“滥用”及其对世界秩序带来的几乎是二战以来空前的极端冲击。面对特朗普政府的内外影响，有人惊呼，特朗普治下的美国为何变得如此之快！崩塌得如何之快！但更为客观的事实却是，这才是一个全世界可能都不太熟悉、但却是更为真实的美国。即便2020年大选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终结了特朗普的四年执政，但拜登政府的所谓“治愈”并没有改变特朗普所揭开的美国在经济、阶层与族裔等不同群体或身份之间的严重撕裂，而拜登政府的所谓“美国回来了”也并未改变美国仍然要在所谓“美国优先”的逻辑下重塑更为符合自身利益的国际秩序、对外战略以及自身角色。

特朗普执政的四年，开启了美国内政外交的剧烈调整，甚至在特朗普离任之后，其在思潮、政党政治、族裔政治以及对外战略与政策上的深刻影响仍然正在为这个国家谋划出某些两党都可以或必须接受的方向。换言之，时代的变局、美国自身的问题导致了特朗普的出现，而特朗普的执政及其后续影响反过来加速着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巨变。这也意味着，观察、记录、研究、理解特朗普执政的这特殊的四年，对理解当前美国重大的变动及其未来走向具有独一无二的指标意义。这也构成了结集出版本书的动力。

本书主要聚焦于特朗普政府期间的美国国内政治变迁与对外政策调整。本书先从2016年大选中特朗普的崛起切入、分析“特朗普现象”，分别讨论美国共和党的“特朗普化”以及民主党所面对的转型困境，讨论了美国政治发展历程中的身份政治、党争“部落化”及其内外影响。同时，本书继续讨论了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基本逻辑，并以特朗普政府所谓“耶路撒冷迁馆”决策为个案对其对外政策议程设置的逻辑加以分析。随后，本书梳理了终结特朗普四年执政的2020年大选，还特别关注了可能构成对民主党有利的区域变化趋势的佐治亚州。最后，本书集中展望性讨论了美国政治本身的“特朗普化”前景即特朗普执政四年对美国政治整体上的深刻塑造以及近年来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影响下美国对外政策极化的总体趋势。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各章的主要观点曾以独作学术论文等形式公开发表。本书在这些相关内容的基础上进行了必要的修改、更新与增补，旨在形成更为系统性、关联性与连贯性的专题研究，更有助于推动对于特朗普执政对美国国内政治变迁与对外政策调整的深思以及对于美国国家前景的探讨。

关注美国内政外交巨变的几年，恰恰也是我初为人父的几年。我很感谢我的夫人潘莹女士对家庭的无私辛苦付出，她的贡献是我能够继续推进研究工作的最基本前提。同时，作为项目成果，本书的撰写和出版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美国研究中心的支持。World Scientific出版社的老师为本书的问世也付出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我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刁大明

2022年9月17日，于北京